

父母的盲区

阿占



插图 阿占

力,令他身体紧绷。偏有一只黑猫倏地蹿出,他大叫,发出变声期到来之前最后的童音。

黑猫拱起脊背,完成叠跳,身形清奇似无骨,转眼不见。C进退两难,却也终于踏上了通往阁楼的楼梯。

楼梯正在腐烂,C踩在上面,生怕下一步就会坠落到底。尽管已经将动作竭力放轻,抖落的灰尘还是让他打了几个响亮的喷嚏。再看脚下厚厚的一层,C皱着眉头,心疼起自己的白球鞋。

还剩最后三级楼梯。一抬头,C差点滚翻下去——楼梯顶站着个老太,破衣烂衫空荡,白发如蒿。在相互对视的一分钟里,老太忽然笑了起来,牙齿全无,只剩紫黑牙龈,舌头好像也是紫黑的。准确地说,C想到了骷髅架子。

C转身就逃,却从楼梯上跌落下去。他疼得几乎站不起来,咬牙拼力,逃出了楼道,嘶哑声在后面紧着追:小兔崽子,谁让你上来的?! C吓得不轻。回家后才发现左脚肿胀,却也只能跟父母撒谎,说是体育课受了伤。夜里连着噩梦。这之后,C不敢再乱入老房子……

总之,那些年我们悄悄长大的地方,大多数父母看不到。

湿糯海风吹拂,最宜老友三四聚会,在户外老槐下,一壶老班章,一盘崂山杏,忽然就说起了各自的童年历险记。最主要的,这些九死一生的经历,父母都不知道。

A说,她十三岁学骑自行车的时候,从大连路斜坡往下溜,刹车忽然进入失灵状态,她尖叫着,小脸惨白,头发根根竖起,很多路人也呆住了。幸亏当时车少,且恰好没有公交车经过。B说,他十五岁跟着大孩子游鲨鱼网,被浪头打晕,拖上岸后,一直倒挂在报废的救生艇外缘,哇哇地吐海水,他能感觉到有人在踩肚子,有人抠他的嗓子眼。

C说,小学放学后,他每天都要在外面游荡,老城里很静,几乎看不见小商贩,也没几个门头店。

当时还没有双休日,一周六天上课,下午三点半放学,按照父母的分工,逢一三五,C去照相馆找父亲;逢二四六,C去幼儿园找母亲。两相比较,C更喜欢一三五,父亲常常忙得忘掉时间,晚到两小时,也是无觉察的。

在所能逃过大人管控的有限时间,C跑到老城低洼地带探险。那里有无数老房子,歪歪拧拧,一看就上了岁数,楼道暗黑着,巨型蜘蛛在倾斜的天顶上做网。墙皮脱落处,霉斑画图,像传说中的鬼脸,也像死去的鱼或鸟。C自己吓自己,不敢看。越不敢看就越想看。索性蹑起手脚,踩着吱呀作响的木楼梯,深行探进。

走廊里堆满杂物。简易灶台上有锅碗瓢盆,有油盐酱醋,甚至还有腌渍的咸菜。C用童男子的嗅觉识别着陌生又雷同的气味。四周气息沉静,不知谁家的挂钟敲过了半个钟点,又敲过了半个钟点。忽有日光,从过道端头的脏玻璃窗射进来,明亮如刀,切开了混沌的空间。

某一次,C七拐八拐,拐进了所有老房子里面最破的一栋。失过火,修复又过于粗糙,火痕獠牙处,那样子越发凶险。

C被恐惧和兴奋同时控制了。情绪拉锯产生的张

生活有感

父亲的后花园

丁江涌

居然还给我们每个孩子分了一根香蕉,我永远忘不掉吃到嘴里那种丝滑、香甜的感觉,这个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水果呀!我暗暗发誓将来自己长大挣钱了,一定要买好多好多。那时候父亲休假从上海带回来的大白兔奶糖和“的确良”新衣服成为儿时的我们向小伙伴炫耀的资本,因为同龄的玩伴很少能吃到大白兔奶糖。记得一块大白兔奶糖就能够换邻居姐姐的一本四线方格本、同桌的三块地瓜枣。我们吃着奶糖穿着漂亮的“的确良”花衣服故意在小伙伴们面前显摆,邻家玩伴总是羡慕不已,渐渐地也不再欺负我们了,因为谁欺负我们,下次父亲带回糖果来我们就不跟他们换地瓜枣和本子了。就这样,简单的快乐、少年的欢欣,伴随着我们渐渐长大成人。

长大后的我们都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家庭,我们常常在周末回家看望父母。父亲常会在周六下午就开始倒腾冰箱里的食物,他把孩子们孝敬自己的鸡鸭鱼肉早早拿到厨房的垫板上化冰,也会把鲈鱼或者鲳鱼提前处理好,等着厨艺不错的老四回来烧鱼吃。这一切准备好了之后,他就会到后花园侍弄那些开得正艳的花。修枝剪叶、专注而认真。我们刚刚走进后花园的上坡路就会大声喊着:“爸,爸——”,父亲在阳光下打理着牡丹、芍药啥的,明明听见了却不马上答应,后来我发现他可能是故意的,这样我们大着嗓门多叫两声,楼上楼下的邻居就都听见了,他们就会说:“你看人家丁政委的五个闺女多孝顺啊,这老头真有福,真是养着好孩子了!”

有高血压和心脏病的父亲病故于2022年12月18日,父亲走得很安静,似乎嘴角还带着一丝笑容。

父亲走后撇下了90岁的老母亲,她哪家也不去,就愿意守着老屋。不久,所在小区街道居委会张罗着老旧住宅加装电梯事宜,施工队入驻社区开始施工了,父亲的后花园不得不拆除了,大姐找到社区派人把后花园里父亲栽下的各种花草树木移到了前院,喜鹊偶尔还会来后花园叽叽喳喳叫两声,我们每天都要从后花园经过陪伴母亲。

父亲去世一年后的初夏,家里的后花园也日渐荒芜了。那曾经是父亲的世外桃源,他种植的花草树木姹紫嫣红、郁郁葱葱。小区前后的街坊邻居们都知道有一个养了五个闺女的八十多岁老头儿种的花长得出奇妩媚、娇艳。

父亲是一名海员,在海上漂泊了四十多年。当年父亲曾经有多次转到地方从事行政工作的机会,但因为要出海挣钱养活五个女儿就主动要求跑远洋。退休赋闲在家的父亲有两大爱好,一是炒股,二是养花。这些年股市跌宕起伏,曾经豪情万丈的父亲最后跌落低谷,年纪也越来越大了,就开始专心致志地在后花园里打理各种花草。偶有邻居从后花园门前经过,看见父亲培植的花开得争奇斗艳,经常小声嘀咕说:“这个老头儿这么爱养花,怪不得养了五个闺女!”父亲常常一笑而过,黝黑的面庞在阳光下泛着光,几只喜鹊也在后花园高高的松柏树上叽叽喳喳地叫着……

父亲爱花是不是与养闺女有关,这个没过多争论。我们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时代,周围邻居有很多人都不起我们,认为养闺女是赔钱的。“哎,五个孩子都是女的,他家无后了!”我们时常会听到这样的话,偶尔也会遭人白眼、欺负。越是这样,父母越是非常要强,竭尽全力地供我们读书、上学。在那个吃油要用油票,买布要用布票的计划经济年代,养育了五个娃娃的父母承担的压力可想而知,但父亲一生很疼爱五个女儿却是不争的事实。由于父亲常年出海挣钱,我们姊妹几个在那个“物以稀为贵”的贫瘠年代里几乎没有遭遇饥饿与困苦,反而常常感到童年的欢欣与快乐。父亲省吃俭用,他一生都在为我们打拼、挣钱。记得我第一次吃香蕉是在十岁左右吧,好像是在一个冬天的夜晚,窗外下起了鹅毛般的大雪,姥爷将炉火烧得很旺,他自言自语地说傍晚的时候他去海边望了,父亲的油船“大庆号”已经驶进了胶州湾航道正在缓缓地靠向青岛港的码头,我们都以为姥爷又馋酒了说胡话,可是话音未落,父亲冒着大雪风尘仆仆地回来了,他照旧给姥爷买了两瓶烧酒、半斤猪头肉,

城市杂谈

博观约取 行稳致远 读孙其光当代拓彩作品有感

林建业

欣赏孙其光的现当代拓彩作品,先要梳理一下近现代艺术流派的发展历程。正如法国理论家费尔南·莱热所说:“从传统绘画到现代绘画以印象派为分水岭,是从视觉现实主义到观念现实主义的变革,是现代精神的结果,最终引向的是艺术自由的问题。”自印象派以来,后印象主义、野兽派、立体主义、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表现主义等流派,以时代性独特审美视角向过往发起挑战抑或是批判,具体表现为绘画语言及形式上的创新突破,提纯现当代绘画变革的核心价值,体现对观念形态上的深层追问。而孙其光的现当代拓彩绘画作品,正应对和活化艺术发展的行进路径,以其变化多样的艺术形式直面现当代绘画的本质特征,客观上对岛城绘画艺术的时代发展起到积极的推进作用。

浏览孙其光作品,可以强烈感受到他对于山水物象的表现形式——自客观再现转变为主观表达的寻迹脉络,将真实的山形和表现的山形并置于纸面,稍加勾勒,强调出在视觉上脱胎于自然但需进行视觉清新处理,使其儿童化、纯净化,以至达到超脱自然的境界,是山形主体在直观中“真实”呈现与意象本质综合、纠缠在一起,与现象学的核心要义及概念高度吻合,正像贡布里希所说,“正是这些艺术家教会了我们从大自然中看到了从未梦想的崭新之美。追随他们,效法他们,哪怕我们仅仅凭窗向外一瞥,也会有激荡人心的奇异感受。”因此,孙其光在拓彩领域自身的追问、审美的旨趣、画面的效果等方面研究山水图式,既是关乎自身对艺术的剖析,又体现现代人艺术审美、技巧技法能力和绘画思维的整体见解。

也即,孙其光从水彩、摄影领域直到当下的现代观念山水模式,并通过近些年举办的若干次个展说明,他对于现当代拓彩形式语言研究和观念转变的哲学思考从未削减过热度,对于创作实践更如雨后春笋,多次、多样并多方向的翻新。

纵观孙其光的作品,也可以感受到他不同寻常的人生经历和实践过程。毫无疑问,他的摄影艺术的经历与他近些年钟情的拓彩图式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观摩孙其光从两条线处理画面趋势走向可见一斑。孙其光的山水意象拓彩仿佛在影像图式间展开的跨媒介旅行,不仅仅探究画面意象及文化意涵如何在摄影、数码等不同媒介间的叠加与融合,同时也关注山水意象所承载的拓彩与摄影、写实与写意、世俗与超越、东方与西方文化的延续与断裂、图像的打破重组以及维护与破坏之间的矛盾二元性。

面对孙其光具有现当代意识的绘画作品及欣赏过程中的审美思维,既需要了解分析其绘画拓彩技法,更应该看到纸本上不断叠加并相互关照的层次构成,感受在摄影与拓彩中显现的写实想象与传统写意的乡愁乡情同时存在,折射出的是山水图式背后所承载的传统墨迹的观看方式,以及审美方式、自然观乃至宇宙观。由此,超验的拓彩山水包涵世俗的风景所幻想出的“桃花源”,幻变出的山形不再是形而上的魔性象征,而是具有现代生活方式的审美价值体现。

以我对孙其光的了解,他似乎永不停歇。他心中或许有种类似发动机般的驱动力,以至于在此基础上能够不断探寻未知的艺术世界。我坚信还会有新的、神秘的绘画形式在等着孙先生去开拓挖掘,或许他愿意在水彩、摄影和拓彩等方面进行新的融合。